

范文创作谈

高中一年级分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责任编辑：程 逸 蔡玉洗

封面设计：原小民

范文创作谈（高中一年级分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春 笋 报 社 编 辑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88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0册

统一书号：10355.188 定价：0.46元

目 录

- 关于“月夜蝉声” 朱自清 (1)
- 《芳草集》序(节录) 刘白羽 (8)
- 关于《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5)
1. 我和《雨中登泰山》
2. 关于《雨中登泰山》的通信
- 关于《南州六月荔枝丹》的通讯 贾祖璋 (9)
- 给梁宝球同志的复信 钱学森 (11)
- 回忆与感想 夏 衍 (13)
- 关于《包身工》的创作
- 《嘱托》的采写经过 陆拂为 (17)
- 要精炼、含蓄 胡 雪 (24)
- 写《惊人相似的一幕》的一点感想
- 谈国际随笔的写作 司马达 (26)
- 关于《药》 鲁 迅 (27)
-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茹志鹃 (28)
- 关于《土地》 秦 牧 (34)

1. 努力冲刺，刷新纪录

2. 关于《土地》的通讯

谈《秋色赋》等的写作 峻青 (38)

关于《一月的哀思》的几则答问 李瑛 (42)

《老虎团的结局》的主题与谋篇 谢雪峰 (49)

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 李季 (54)

谈《荷花淀》 孙犁 (60)

1.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2. 一封复信

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 鲁迅 (67)

《且介亭杂文》序言 鲁迅 (69)

附录:

论朱自清散文 郁达夫 (71)

荷塘夕照明 导辉 (72)

长江的画廊 邹荻帆 (74)

——谈散文《长江三日》

谈《包身工》 叶圣陶 (77)

谈冰心散文的风格 卓如 (79)

——《冰心散文选》编后记(节录)

谈《百合花》 茅盾 (81)

谈《药》 曾华鹏 范伯群 (85)

关于“月夜蝉声”

朱自清

我的《荷塘月色》那篇文里提到蝉声。抗战前几年有一位陈少白先生——陈先生的名字，我记忆的也许不准确——写信给我，说蝉子夜晚是不叫的。那时我问了好几个人，都说陈先生的话不错。我于是写信请教同事的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过了几天，他抄了一段书交给我，只说了一句话，“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这一段儿出于什么书，著者是谁，我都忘了。但是文中记录的，确是月夜的蝉声；著者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那一个月夜，他却听见它们在叫。

当时我觉得刘先生既然“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而一般人在常识上又都觉得蝉子夜晚不叫，那么那一段记录也许是个例外。因此我复陈先生的信，谢谢他，并简单的告诉他我曾经请教过一位生物学家，这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子不叫。信中没有提到刘先生的名字，因为这些话究竟只是我的解释；刘先生是谨慎的科学家，关于这问题，他自己其实没有说一个字，信中我又说《背影》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

抗战的一年或其后一年，陈先生在正中书局的《新学生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这问题并引了我的信。他好象还引了王安石的《葛溪驿》诗的故事。诗中也提到月夜蝉声；历来都怀疑他那诗句，因为大家都觉得夜晚蝉子不叫。这个故事增加这问题的兴味。但那时我自己却已又有两回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我没有记录时间和地点等等，可是这两回的经验是确实的，因为听到的时候，我都会马上想到这问题和关于它的讨论。

当时我读了陈先生的文章，很想就写封信给他，告诉他关于那位生物学家的我的曲解，和我的新的经验，跟《荷塘月色》中所叙的有相同的地方。可惜不知道他的通信处，没法写这封信。于是又想写篇短文说明这些情形，但是懒着没有动笔。一懒就懒了这些年，真是对不住陈先生和一些读者。

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只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我自己在这儿是个有趣的例子。在《荷塘月色》那回经验里，我并不知道蝉子平常夜晚不叫。后来读了陈先生的信，问了些别人，又读想王安石《葛溪驿》诗的注，便跟着跳到“蝉子夜晚是不叫的”那概括的结论，而相信那是真理。于是自己的经验，认为记忆错误；专家的记录，认为也许例外。这些足证成见影响之大。那后来的两回经验，若不是我有这切己的问题在心里，也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新的观察新的经验的获得，如此艰难，无怪乎《葛溪驿》的诗句久无定论了。

（原载《朱自清文集》第三卷）

《芳草集》序(节录)

刘白羽

爱克曼有一天跟歌德说：“在拜伦的作品里我也经常发现把事情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在我们内心引起的情绪也正和一位名手素描时引起的一样。特别在他的《唐·璜》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歌德说：“对，拜伦在这方面是伟大的，他的描绘有一种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现实性。仿佛是临时即兴似的。我对《唐·璜》知道得不多，但他的其它诗中有一些片段是我熟记在心的，特别是他写海景的诗里间或出现一片船帆，写得非常好，使人觉得仿佛海风在荡漾。”

毫无疑问，这种描绘能力，不但诗人、也是散文家最基本的本领。但是我觉得仅仅描绘得栩栩如生，还不是艺术。艺术在于创造，关键是想象，作者通过自己思想、感情、人格、精神赋予现实以生命，不仅写出现实风貌，而且体现出现实的神魄，这现实才属于你，这才是你的创作。当然，这不是一切出自主观推测，问题是客观事物如何感染、熏陶、培养了你，你才有你那样胸襟气质把握现实，进行创造。宋人马子才的一篇论司马迁的文章，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到：“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道出了伟大现实生活陶冶了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又主观能动地提炼事物的精髓，才能把生活反映得比真实生活更深、更高、更动人。

我觉得，一个作者的风格取决于作者的经历、修养、人格，以及美的欣赏能力。

从我自己来讲，我诞生于黑暗旧世界，我的思想开始形成时，就满怀国破家亡之恸；同时，那又是“五·四”之后大觉醒时代，因此，“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每一读之，辄涕泪纵横，击节称赏。这中间有慷慨悲歌，但也有幽恨哀怨。当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潮影响，投入革命激

流，冲入战争的搏斗，我有了崇高的理想与信仰，我受到血与火的锻炼，我的情感思想变了，美的观点也变了。自然，不是旧的一切都抛掉了，而是经过了扬弃，我所爱的，我所写的，就不同了。于是，我的经历、我的修养、我的人格、精神、气魄，溶而为一，成为我的风格。

一道万里长江，古今诵咏者何止万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一境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是一境界，我写长江自不敢跟人比，但我写长江激流勇进之美，这是我所得之长江，我所爱的长江，我的长江之美。

一九八一年七月

刘白羽（一九一六年生）

现代著名作家。北京人。

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团，任过重庆《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和随军记者，写了不少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作品。一九五五年后，历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

主要作品有小说《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和《火光在前》，散文集《红玛瑙集》、《芳草集》等。

关于《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一、我和《雨中登泰山》

去泰山是我和我的儿子一道去的。我们在兖州下了火车，带着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以及其他文件（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有会员证），先去领导机关说明情况，该机关派了一辆小汽车把我们送到曲阜，由一位副县长热情招待。后来我写了一篇游记，发表在1961年10月的《山东文学》上。我们的本意是去泰山，不料阴雨连绵，一直下了三天，偶尔不下雨，便在曲阜看了个够。可是雨好象单单和我们为难似的，还是那位副县长（我忘了他的姓名，实在不应该）好客，用丰盛的菜饭款待了我们三天。到第四天，雨还是下个不停，我们再也耐不住了，只得向他告别。他也叹了口气，说真糟糕，留不住我们，只得写了一封介绍信，派车把我送到兖州车站。我们父子就这样去了泰安县。

我的本意是去泰山的。为什么？文章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人民日报》的文艺版编辑姜德明同志是知道的，约我回来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游记发表。我们到了泰安，由教育局安排一位张同志（我忘了他的名字，我的记性实在不好！）陪我们上泰山，约定了第二天上午七时在我们住的地方会齐。可是第二天一早，雨又下个不停，眼看十一点半了，似乎有放晴的意思，我说：“走吧！”我们就这样鼓起勇气，上了泰山。

登泰山不足为奇，妙就妙在雨中。因为我们才到泰山，有时细雨蒙蒙，有时倾盆而下，一直收煞不住。“雨”对游客来说，本来是一件坏事，不过这次出于我们的意外，反而做成我们这次登山的乐趣。寻常上山，有日晒，而无雨淋，是乐趣，也是苦趣。试想一座干秃秃的枯山，就说有意思，也比不上“雨中”登泰山的意味无穷。

文章的主题精神就在写“雨”与泰山的关系。

我多年不回家乡了，今年元旦我回去了一趟，翻过中条山，去了芮城。遗憾的是，我童年的梦破灭了，现实生活告诉我，这座山是光秃秃的，很少有几棵树。记得我在中学时期写过一篇《终条山的传说》（1924年12月，《晨报》副刊），鲁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题词，说：“《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其实什么“传说”也不该在中条山有，山太枯了。

所以1961年7月，“雨”中登泰山，显得别有意味。

这篇文章我从自然顺序写起，从下面写到顶点——南天门。为了衬托山高势险，我写自己如何胆怯力弱，又从游人中特意挑出了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还挑了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这就是我上“紧十八盘”的心情。“小脚”，是裹过的“小脚”。这对我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对读者，在困难中，也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在这种挣扎中，天快黑了，我不得不奋力，终于上到了泰山之巅，“而小天下”！

回到北京，文章被《人民文学》先下手为强，拿去发表了，我到现在还觉得对不起姜德明同志，因为我失了约。

文章里有“滦河”，读者查不到出处，其实他是汶河一个支流，是从泰山往西南流出的。我有一本乾隆年间“雨山堂”出版的《秦山道里记》，上面写得明白：“《泰山小史》云：‘泉出一天门下一里，水西南流，迨宋创此城，疏泉萦绕其下，城北旧有水道，经岱偏东南出，折而西南，曰运舟街，至城西西南出，会滦河入泮归汶。’《泰山小史》是明朝的书，可能山东图书馆还有。“滦”读音应如“奈”。《康熙字典》与《辞海》均无此字。

《雨中登泰山》回避了一些事实。例如年轻男女烧香磕头，求子求福。我们这次去还忙坏了山上的招待所，因为山下虽有电话给它，而我们到时，已经快八点了，它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干衣裤，和干净的棉被，后来日出虽未看到，它却为我们准备好了观日出的棉大衣。这些都是值得感谢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下山，天晴了，瀑布小了，几乎看不清了。所以“雨”中登泰山，还是值得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三十九日

二、关于《雨中登泰山》的通信

正煜同志：

接到来信，催我答复。我因后面书房尚未完工，方才寻找，勉强找到《泰山道里记》一本老书，是乾隆的书，其上有图可寻，唯名称稍有变更。其中南天门确为“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即在其旁。“中天门”即《道里记》中所谓“二天门”，可以不改。“南天门”即《道里记》中所谓“三天门”。《记》中通称为“南天门”。《道里记》中“自序”说，“其中有一地两称或名同地异”，盖自古亦然。“一天门”书中又称“红门”。我根据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1963年的旧版。此书现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因为它要我的散文集。我抄了一份，打算寄往四川人民出版社，因为后者要出我的三本选集。

我因杂务多，回信略迟。请谅。如更正，第一次所见之南天门，请改为“一天门”或古人所谓“红门”。“峻嶒”请改为“陵嶒”即可。

有关教学方面的事，你就饶过我吧，手头事甚多，既忙，亦不敢献丑也。

此致

敬礼！

李健吾

82、7、16、

附：

致李健吾同志的信(摘录)

《雨中登泰山》原文第四段写到：“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的七真祠。”而文章结束处说：“倾盆大雨时，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这样，避雨的地点就有两处。上海辞书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618页至619页介绍：王母庙后的七真祠在岱宗坊北，与虎山水库隔溪相望；而斗母宫在王母庙以北、经石峪西南一公里的登山盘道东侧。显见两处确非一地。

那么，是否在两处都避过雨呢？从文章记述层次看，七真祠避雨，也不会重遇“倾盆大雨”，并“在斗母宫躲过”。

尊作在《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号刊载后，曾被选入散文专集。但各散文集中均未对此更改过。直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的《现代游记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的《散文特写选（二）》，也是照录了原文。

这样，使我很自然产生了疑问：究竟是原著别有深意，还是笔误所致呢？“王母庙”俗称“王母宫”，会不会因一字之误在文末写成“斗母宫”了呢？

另外，尚有两处不甚了了。您说，“第一次的南天门应为一天门”。查阅原文，凡写到“南天门”的，似无需更改处。不知您是指哪一句？祈能指明。“蛟螭”的“蛟”，据说新课本并未印错，可能您查的那本散文集印错了，望能相告所本，以便查正勘误。

汪正煜

李健吾（一九〇六年——一九八二年）

现代著名作家。山西运城县人。

十三岁开始演话剧，以演旦角在北京出名。参与发起组织北京剧社。于清华大學毕业后留校。后赴法国留学，研究福楼拜。回国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

解放后，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文学系主任。五四年到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工作。六四年转入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论巴尔扎克》和《巴尔扎克论文学》等书。翻译、出版了《莫里哀喜剧集》。

关于《南州六月荔枝丹》的通讯

给凌云志老同志的复信

云志同志：

惠示奉悉，业已多时，承对拙作提出高见，都很中肯，至深钦佩，谨致感谢之意。现已致函人教社，如果重版时仍有此文，请作三处修改：

1、36页4—5行 删去“遇到微霜就会受害。所以”这几个字。

2、34页14行 “绿白色”改为“绿白色或淡黄色”。

3、35页12行 “广西和云南也产荔枝，却很少有人说起。”改为“台湾、广西和云南也有产出。”

是否妥当，仍请赐教。

又：33页9行“徐渤”应为“徐焯”，系排植之误（注文同），亦已请一并改正。

此致

敬礼

贾祖璋 82.10.11、

附：

贾祖璋同志：

您好！

您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已选进今秋的中学语文教材。最近，我应江西省一家语文杂志之约，撰写一篇分析《南州六月荔枝丹》的文章。在反复钻研教材的过程中，我感到这是一篇很好的说明文教材，同时，亦发现其中尚有几处我认为偏颇或失当的地方。考虑到教材会涉及到千百万中学生是否学到准确的科学的知识这一问题，便冒昧写这封信，在您百忙之中打扰您，望能见谅并给以指教。

一、关于荔枝的特性问题。文中说荔枝“性喜温暖，遇到微霜就会受害”。根据我对荔枝（我们校园就有许多荔枝树）的观察，我认为“性喜温暖”是对的，但“遇到微霜就会受害”则欠确切了。实际上，许多荔枝的产地如广西、广东、四川等省区，每年冬季都会有微霜”甚至严霜，然而荔枝还是郁郁葱葱，连叶也不落的。可见，“微霜”对荔枝是没有什么伤害”或其它。

三、关于荔枝的花色问题。文中说，荔枝的花“绿白色，不耀眼”，这是对的。但统观全文，则显得有点以偏概全了。荔枝有各种不同的品种，因此，荔枝果实的颜色、大小、形状等便有不同。对此，文中常用象“大多数”，“也有”，“通常”等修饰限制语，限制了范围，从而客观、准确地说明了事物的特征。而与此对比起来，文中写荔枝花却不用任何修饰语，只是说：“花形小，绿白色，不耀眼。”这样，便容易使人误解为荔枝的花似乎只有一种颜色了。实际上，就我所见，还有许多荔枝的花是淡黄色的。查《辞海》，亦说：“呈绿白色或淡黄色”。因此，这一句是否可改为“花形小，呈绿白色或淡黄色，不耀眼”。

三、关于荔枝的产地分布问题。这一点，文中指出荔枝的产地有广东、福建、四川，连“很少有人说起”的广西和云南也提到了，然而却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省份：台湾。台湾也是产荔枝的，同时也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我认为，这一点是应该而且必须补上的。

以上这几个问题，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见，不一定正确，今特写此信就教于您，望不吝赐教。

此致

敬礼

凌志云 82年6月17日

给梁宝球同志的复信

钱学森

梁宝球同志：

五月二十一日信收悉。

我以前也听人说，在编写那本高中语文课本时，没有能照顾到我国高中语文老师的实际情况，因而给老师们出了难题。对此我也向您表示歉意。

回答学生们的提问应该是：天文、地学、生物、化学要用数学，这是常识了；只要翻开这四个学科的书籍，都会看到有数学内容，而且越是新出版的书刊，数学就越多。因此，我的文章就只指明，而未细说。也就是说，死抠章句，不去体会文义，不是理解文章的好方法。这在诗词，就非常明显，其他也是一样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83.6.4

钱老：

您好！

我是个中学语文教师，有幸对学生讲授您写的《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文章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从中颇受教益。这是一篇很好的说明文教材，对帮助学生认识学好基础学科的意义，激发他们为“四化”而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作用很大。学生在学习时，对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由于我的业务水平低，不能给他们以满意的解答。我向周围不少同行请教，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难题。为了能较完满地回答学生这一质疑，我只好冒昧地写这封信打扰您，望能原谅并在百忙中不吝赐教。

学生提出的问题是：文章开头说明现代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有

物理和数学两门，但在下文分别详细介绍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四门基础学科的新发展时，除了在介绍化学时提到计算机的运用外，其余只是说明它们跟物理学的关系，而只字未提这些学科跟数学的关系。既然如此，凭什么在最后一段得出“所以、天、地、生、化四门基础学科，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观点看，都可以归结到物理和数学”这个结论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学参考书》解释说：“这是因为数学是一门指导我们推理和演算的科学技术工具的学问，它对上述四种关系之密，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具体介绍各科时，没有明确指出数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把这些意思告诉学生，他们认为这样解释似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理由是文章的结论是从文章前面的内容推出来的，既然前文没有提及“数学”，后面仅仅由于“不言而喻”，就把数学加入结论中，这是不符合写作的基本章法的。

学生的意见，也许偏颇。但我又拿不出理由去说服他们，因此，很想直接看到您对这个问题的精辟见解。

此致

敬礼！

梁宝球

83.5.21、